

※ ※ ※ ※ ※

今年七月十四日是我县特大洪水五周年。为了使全县人民了解这一次特大灾害的情况，本期选刊了几篇这方面的文章，期能收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作用。

编者

※ ※ ※ ※ ※

潼南县一九八一年洪灾简况

我县从七月中旬以来，涪江、琼江两岸分别遭受了四次洪灾。七月十四日、八月十七日是两江沿岸同时受灾，九月一日是琼江沿岸受灾，九月三日是涪江沿岸受灾。

1、各次洪灾的最高洪峰

涪江七月十四日的最高洪峰是19·42米，八月十七日12·4米，九月三日是13·6米；琼江七月十四日的水位是4·22米，八月十七日是3·75米，九月一日是4·82米。

2、四次洪灾情况

七月十四日，受灾七个区，33个公社，232个大队，1198

个生产队，10个场镇，46556户，196346人，其中，场镇1643户、6365人，淹没农作物92632亩，其中，无收面积55582亩，基本无收的11205亩，冲毁土地有239个生产队，12845亩；冲光和基本冲光的队有62个，7170户，38760人，损坏房屋45009间，其中，倒塌房屋4429户，23391间（包括居民722户，2187间），死亡36人（包括下落不明7人在内）。经济损失金额达5729.0万元，其中，农村2071.4万元，城镇3653.5万元（在城镇经济损失中，工交口1392万元，财贸口600万元，农林口735万元，文卫口559万元）。损失的主要物资是：粮食2925万斤，耕牛110头，生猪4250头，桑树463万株，果树182万株，农机具3767件，小型水库一座，石河堰59节，山平塘96口，防洪堤24处（25587公尺），电灌站37处，发电机62台，3859瓩，电站渠道800公尺，钢材1586吨，木材2873立方米，水泥400吨，石灰25吨，柴油56吨，机油0.8吨，汽油14吨，煤油700吨，煤炭11831吨，棉布137327公尺，白糖82.1吨，化肥273吨，农药0.62吨，菜油35吨，蚕茧18.5吨。

八月17日，受灾七个区，23个公社，141个大队，697个生产队，两个场镇13299户，52271人，淹没农作物12126亩，主要是晚秋作物，全部无收。冲毁土地239个生产

队，3695亩，6300户，25200人。损坏房屋157间。其中，场镇企业生产临时用房145间；农村垮塌房屋7户，12间。洪水损失总金额19万元，其中，农村9万元，城镇10万元（主要是工交口）。粮食损失31万斤。

九月一日，受灾3个区，14个公社，65个大队，329个生产队，1195户，49804人，淹没农作物7520亩。其中，无收成6056亩，基本无收的651亩，冲走土地的生产队55个，523亩，1650户，6600人，损坏房屋3间，其中倒塌房屋3间，7户，经济损失23.7万元。损失粮食200.4万斤。

九月三日，受灾的4个区，13个公社，57个大队，273个生产队，2个场镇，1142户，49055人，淹没农作物6218亩，主要是晚秋作物，基本无收。损坏房屋3776间，其中，社员39户，39间。城镇9个单位3736间，11215平方米。损失经济总额为69.6万元，其中，农村55.8万元，城镇14.1万元。主要物资损失：粮食364.8万斤，钢材10吨，木材73立方米，水泥35吨，石灰35.5吨，煤炭27吨，雨竹290根。

以上四次洪水损失总金额5842.5万元（农村2159.9万元，城镇632.6万元）。按全县76万人口算，人平损失额77元。淹没农作物118514亩，其中经济作物38327亩。损失粮食3521.2万斤。按农村人口73万计算，人平损失粮食48

斤。冲毁土地19810亩，损坏房屋48949间（其中，冲走冲垮27166间）。

（本材料摘自潼南县人民政府一九八一年九月十日救灾情况汇报。标题为本刊编者所加）。

※ ※ ※ ※ ※

（上接10页）8.723件，皮2.83吨，棉子9075粒，竹子8.1万斤，谷草8.6万元，红苕藤13.8万斤，其它农具、工具等物资5403件。

上级拨给了我县救灾款27万元，木料1100立方米，小径木材650吨，棉票10万张，粮食10万斤，全县各乡及时向灾区发放了15万元的无息贷款。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现在不少受灾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已纷纷恢复了工作和生产，农村灾区农户大部分已住进了新搭的简易房舍。由于放宽了恢复生产的政策，绝大部分被洪水冲淹的农田（土）已重新种上了秋粮。广大灾区人心安定，生活正常，呈现出一派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充满希望的局面，还是群众说得好，同是洪水兴灾难，新旧社会两重天！

（本文系中共潼南县委资料组所写，载于一九八一年八月九日“生产救灾情况简报”第十二期。）

潼南县梓潼镇金鸭坝

一九八一年洪灾经验教训科学总结

编者按：此材料系由当时副县长付怡如同志负责，与县科委、水电局杨代斌、蒋国才等十多位同志，共同研讨撰写。曾在一九八二年二月省上召开的“四川省特大洪灾科学总结会议”上发言。后刊载于“大自然探索”第一期上。

※

※

※

一九八一年七、八、九三个月，由于涪江流域连降大暴雨，使涪江连发三次洪水。这三次洪水在我县梓潼镇涨幅分别是19·42米，12·4米，13·6米。尤其是第一次（7月14日），是我县有记载可查的百余年来没见过的大洪水，它仅比一七八二年（距今199年）洪水位23·4米（历史上最高的）仅低3·99米。第二、三次也仅次于解放后最高洪水位——1953年的13·8米。特大洪水使我县沿江的1193个生产队、10个场镇、385个机关企事业单位遭受了极为惨重的损失，国家、集体、个人财产损失达5842·5万元，相当于我县已往十年的财政收入。梓潼镇的金鸭坝损失尤为惊

人。

七月十四日的洪水，淹没了梓潼镇主要城区，吞没了苦心经营了整整十年的金鸭坝，洪水一来，树倒房塌，公私财物尽付东流。75个单位被冲毁（占全县被淹单位的19.5%），105636平方米房屋被淹没，其中被冲毁四十万平方米，四千三百余人无房屋住，不少机关、企事业单位无法生产和工作，特别是一些集体企事业单位遭到了难以复苏的惨重损失。据统计，这次洪灾仅金鸭坝就损失1334.68万元，占全县洪灾损失的32.2%，占城镇洪灾损失的51.4%。洪水为什么会在金鸭坝造成如此惨重的损失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的因素。

一、从水文资料看，金鸭坝是一个河漫滩

根据我县大佛洪痕石刻和县志记载，从宋朝嘉定二年到光绪16年的681年中，发生了和今年差不多的大洪灾24次，从1519至1939年，有六次淹没了金鸭坝，今年的三次洪水有两次淹没了金鸭坝。再从1945年——1981年9月的37年中，潼南水位站和小河坝水文站的实测记载看，有17次洪水流量超过一万，这17次中金鸭坝有6次被全部淹完，有3次接近淹完，有8次淹掉大部分。我们再查看一下金鸭坝水位流量关系就更清楚，5年一遇的洪水就淹掉它大部分，成为孤岛，10年一遇的洪水就可将它全部淹没掉。因此，金鸭坝是一个经常被洪水淹没的河漫滩，1981年7月14日的特大洪水，使金鸭坝最高处淹没6.7米深，冲毁金鸭坝是不可避免

的了。

二、从地理位置看，金鸭坝是高洪水位的主流线

金鸭坝是涪江冲积而成的一个砂卵石河漫滩。位于涪江右岸和梓潼镇下半城一壕相隔，两头低小，中间高大，形如纺锤。枯水季节和城岸相接，呈一半岛，洪水期和城岸一水相望，变成河州坝，坝长1200米，最大宽度450米，面积约35万平方米。中心地带最高高程242·4米，高出枯水位229·6米约12·8米，低于十年一遇的洪水位高程。

再从这段河道地形情况看。这段河道属傍山弧形河道，与金鸭坝相对的左岸，为东禅寺至飘儿堰长约1·2公里的陡峭岩岸，其上连接观音场一级阶地，下连老鸦寺一级阶地。在同岸，上为大佛寺至接龙桥，长约2·5公里的陡峭岩岸，背靠五金坝一级阶地，两边陡岸斜相对峙，既抚育了金鸭坝的形成，同时也孕育了高洪水位时，冲毁金鸭坝的因素。两岸地势陡峭，河谷断面狭窄，形成了涪江流经的一个咽喉部。坝首正处在左右岩岸对峙的咽喉口，洪水高程在245米时河宽约400——425米，在250米时，河宽约450——500米。上下河段都较为宽阔，在245米高程时，河床宽度上为450米，下为800米，在250米高程时，河床宽度上为1100米，下为350米。上游河段右为大佛段陡岸，左为观音场阶地，洪水湧高时，主流线向左移动，左岸阶地被淹，观音场受冲。下游河段，左岸从东

~7~

禅寺起为陡岸，右岸为金鸭坝和五金坝阶地，洪水涨高时，主流线向右移动，涨高的洪水，必须漫过金鸭坝直冲五金坝，致使高洪水位时，观音坝一级阶地与五金坝一级阶地连成一线，金鸭坝自然处在洪水主流线上。因此，在1981年7月14日的特大洪水中，金鸭坝首当其冲，造成毁灭性的损失，这是其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必然结果。

三、人为活动，忽视科学，加剧损失

金鸭坝是一个经常被洪水淹没的河漫滩，又是高洪水位的主流线，完全不能兴建永久性的建筑。过去几百年，从没有人去兴修房舍或其他建设工程，一直是一片卵石荒石滩。在六十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开始了对金鸭坝河漫滩进行不适当的人为活动，造成了1981年7月14日的特大洪灾损失。

1、修建防洪堤，1958年，人们在金鸭坝河漫滩首，修堤扎壕，目的是保护县政府至气象站一带的岸坡，这是必要的。以后，又经过三次加固，耗资70万元，建成了长400米，平均高5米的高大防洪堤（堤顶高程244.7——243.5米）。中低洪水时，起到了保护岸坡和金鸭坝的作用。但由于防洪堤偏长，且代挑，所以影响了高洪水位时的过洪断面。

2、心存侥幸，不思水患，忽视科学，圈地建房。六四年春，县委组织县城机关、学校和居民，在金鸭坝上植树造林，几年后就绿村成荫，成了人们工闲散步之地。当时，金鸭坝只有林业局给护林人员

修的三间平房，为了防洪水，地址选在漫滩的最高点，基础还垒高了一米。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泛滥，形而上学猖獗，无政府主义严重，忽视科学，心存侥幸，各自为政，乱修乱建，在此情况下，1972年初县委对金鸭坝作了市容规划。1972年底，水电局在最高处修建了第一幢320平方米的双层楼房。其他建房单位也蜂拥而上，掀起了一场“圈地”建房热潮。地盘一抢而空，至一九七六年以后，金鸭坝就变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新城区。过去人们说，把高楼大厦建立在沙滩上，显然是一句笑话，然而它在我县金鸭坝上都是事实，零乱的摆着75个单位的工作、生活、商店、工场、货棚、仓库等建筑物。这些建筑物一个比一个好，楼房一幢比一幢高。有的单位如航运公司、供销社、粮食局等，还把建筑物修在防洪堤外，其高程仅有237.6米，处于常年洪水位以下。县供销社在防洪堤外依堤而建的四楼一底楼房，它不仅在常年洪水位以下且把本来就减少了的过洪断面又减少了，所以尽管它后靠防洪堤和灯光球场，基础牢，结构新、质量好，然而被这次洪水冲毁了。由于乱修乱建，房屋分佈零乱，形成了一些死基，洪水穿街过巷受阻碍，增大了破坏力，街道不通畅，交通阻塞，抢险工作也受到一定影响，加剧了洪灾损失。由于这些，不仅金鸭坝建筑物自身该毁，而且占据了高洪水位的过洪断面，使梓潼镇老城区也增加了洪水的威胁。

3、电站厂房出渣的影响。潼南水电站，规划于1964年，始

建于1966年，而在1977年的建设中，困于资金缺少，未按设计的要求出渣和扩宽金鸭坝岸河床，严重的是将厂房基坑的部分出渣，堆于河滩上，使高洪水位时的河床缩窄90余米。从地形位置上看，此段河道是涪江流经此地的咽喉，河床宽仅402米，过去河水流经此地，遇东禅寺坡咀的作用力，就有向金鸭坝挑流的势头，把金鸭坝滩首中一壕与老城相隔。现在虽然有防洪堤，但由于电站厂房修在东禅寺坡咀，修建时的废石废土堆成一个小坡，阻塞河道，这不仅减少了高洪水位的过洪断面，而且直接增加了东禅寺坡咀向金鸭坝挑流的势头，这也是冲毁防洪堤，使金鸭坝遭受毁灭性损失的一个原因。

综上所述，我们深深感到在城市建设中，绝对不能轻视洪涝灾害的因素，必须尊重科学，严格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在一切经济活动中，都必须通盘考虑，切忌片面性，盲目性，否则将重蹈覆辙，再次遭到大自然的惩罚。

威 脉 金 鸭 坝 的 洪 水 记 录 与 实 测 洪 水 位

历 史 洪 水		实 测 洪 水				备 注
年 号	大 佛 水 位	金 鸭 水 位	年 号	流 量	金 鸭 水 位	
大明正德14年 (1519年)	250.23米	249.08米	1945年	24855	247.75	调查流量、高程
乾隆16年 (1751年)	247.35米	246.15米	1947年	12520	241.10	"
乾隆47年 (1782年)	253.41米	252.16米	1948年	11400	240.60	与小河坝流量高程相关
光緒15年 (1839年)	247.92米	245.50米	1949年	11740	240.70	"
民国16年 (1921年)	246.70米	245.50米	1951年	12800	241.40	"
民国26年 (1937年)	246.96米	245.76米	1953年	15600	243.80	"
			1954年	14700	242.80	"
			1956年	13900	242.15	"
			1957年	10500	240.05	"
			1958年	13000	241.50	"
			1961年	13000	241.50	"
			1963年	10400	240.00	"
			1974年	11900	240.90	实测高程小河坝流量
			1978年	10400	240.00	"
			1981年7月	29600	249.12	实测高程流量推算
			1981年3月	14200	242.41	"
			1981年9月	11400	243.26	"

金鴨坝入量流量关系

频率P(%)	0.2	0.5	0.96	1	2	5	10	20	50
流量Q(m ³ /s)	37016	32216	29800	23616	28016	20216	16523	12740	7660
水位(米)	250.50	249.70	249.12	249.05	249.20	245.80	244.00	241.30	238.25

潼南县气象站八一年六至十月降水量

月 份	6	7	8	9	10	总量
月总降水量(毫米)	129.2	255.8	124.3	84.2	35.9	529.4
降水日数(日)	14	12	13	19	17	75
一日最大降水量(毫米)	64.6	85.0	47.1	24.0	5.0	
一日最大降水量日期	24	14	13	29	14	

1981年12月4日

潼南县太安水位站八一年六至十月降水量

月 份	6	7	8	9	10	总量
月总降水量(毫米)	114.5	279.3	98.4	101.6	35.7	629.5
降水日数(日)	18	18	17	18	19	85
一日最大降水量(毫米)	62.9	102.1	26.4	43.0	5.2	
一日最大降水日期	23	2	12	28	3	

1981年12月4日

潼南县青云水库站八一年六至十月降水量

月 份	6	7	8	9	10	总量
月总降水量(毫米)	61.9	256.1	163.7	135.6	37.5	654.8
降水日数(日)	11	12	16	16	16	71
一日最大降水量(毫米)	27.6	78.2	77.2	30.6	8.1	
一日最大降水量日期	23	2	13	28	2	

1981年12月4日

潼南县从刊水库站八一年六至十月降水量

月 份	6	7	8	9	10	总量
月总降水量(毫米)	95.2	312.1	204.5	60.2	17.7	697.7
降水日数(日)	9	13	15	14	6	57
一日最大降水量(毫米)	37.5	99.6	32.6	14.6	5.2	
一日最大降水量日期	23	13	31	13	24	

1981年12月4日

(编者按：此碑文系由当时副县长付怡如同志牵头撰写，
由王安太同志书写，镌刻在“潼南人民抗洪纪念碑”上。)

※ ※ ※ ※ ※

“潼南人民抗洪纪念碑”碑文

公元一九八一年七月中旬，川西北连降暴雨。至七月十四夜，涪水猛涨，潼城水位高达十九点四二米，为近两百年所未有。盐关垭口以下之繁华市街波涛横流，尽成泽国；金鸭坝浊浪排空，全被吞没。

金鸭坝为梓潼镇下半城一卵石河滩，面积约三十五万平方米，海拔二百四十二点四米。五十年代末，潼城党政军民，卵石筑堤，植苇造林。历十年，草深林茂，景象万千。七十年代始，一些机关单位，心存侥幸，不虑水患，季相伐树圈地，大兴土木，广为建筑。八十年代初，坝内已有局级机关九个，企事业单位六十五个，居民二百四十余户。楼房鳞次栉比，厂店林立，俨然一座新城。

此次洪灾中，党和政府积极领导群众，组织群众，抗洪抢险，昼夜奋战，人虽未罹水难，但坝内所有建筑荡然无存。十年之功，毁于一旦。损失公私财物二千八百八十余万元之巨。闻之骇然，教训深痛。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树碑镌文，永为教训！

潼南县人民政府 立

公元一九八二年七月

同是洪水兴灾难 新旧社会两重天

一场洪灾以后，生动的事实教育了大家。老乡广大干部、羣众满怀激情的说：“象今年这样大的水灾，不是共产党领导，不知有多少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但是，在灾区的某个角落里，也有个别的人不顾事实真相，信口雌黄的说：“旧社会大水灾，还组织得好些”。

果真如此吗？答曰：非也。闲话少说，且让我们以事实为证。

据县志（初稿）记载：

“一九四四年（民国三十三年）农历七月二十日，涪江洪水暴涨，两岸低洼地带均成泽国。牲畜被冲走，庄稼被冲毁。水退后饥民遍野，哭声震天，悲惨情景，目不忍睹。四川省政府批准，发放紧急赈，十月还未发出，直至次年（民国三十四年）十月赈谷十千零五十石才拨到县。这时灾民有的已饿死沟渠，有的已嗷嗷待哺。县参议员却在少得可怜的赈谷上打主意，扣除捐献，购置枪弹等支出二千二百二十六石。剩下的四千七百九十四石，分配到乡之后，又扣这样费，抵那样费，真正落到灾民手里便微乎其微了，有的乡由于豪绅盘剥，农民颗粒未得。如太和乡（今上和公社）分得赈谷四百零八石七斗一升，直到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九日，由乡民代表会议决定移作购置所谓的“自卫枪弹”。

又载：“一九四五年（民国三十四年）农历七月三十五日，涪江涨了一次空前洪水。持续两天一夜，城内一片汪洋，只剩王爷庙上面正街（现邮电局段）未淹。整个涪江两岸，红波滚滚，浩淼无际，江面各种木材、柴草、家具随波逐流，有房屋漂流水面，有三至四人或一至二人在激流中呼号求救，声嘶力竭，无人救援。金鸭儿坝中心高处，有高树几棵，上有两个十余岁小孩被水围困在那里大声呼救，当时住碉楼坡、寨子上、东禅寺岭上的人见此情景，都痛莫能助，只能空着急而已。此为潼南最大水患，其损失之巨，无法统计。

短短的记载至少说明：国民党见难不管，见死不救，~~越扣粮~~陷民水火，真是罪不容恕。

今年洪灾到来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从阳历七月十三日晚上开始涨水，洪水持续两天两夜，水位上涨到19·42米，比民国三十四年水位还高过两米。

这实在是一场灾难性的水患！

在灾难性的水患面前，充分显示了党的力量，社会主义的力量，人民群众的力量。

事前，县委、县府通过会议和文件制订和传达了一系列的防洪措施。

当洪情发生的时候，县委、县政府和涪江各地的党政负责同志一方面通过有线广播和各种通讯条件，把洪情不断的告诉各级党组织。